

周日清晨醒来,打开微信,被一篇《医生的自白》所吸引,仿佛又回到了做医生的岁月。那是生活起居日夜颠倒的岁月、身心状态随着患者急骤的岁月……曾经岁月的荡漾使人对于现时工作的超载,乃至对有些事有些人的彷徨而忽略不计、不屑一顾了。

曾经的一大帮医生们现在不知何处? 那位为患者鞠躬尽瘁的老主任听说早已不在人世了。她的儿女们不知怎样了,因为当初为了患儿她常常把自己的儿女撇在一边,以至于耽搁了自己孩子最佳发育成长期,她悔,她哭,但还是把医院当作家,把患者当作上宾,她已习惯这种职责和本分了。

那两位曾经的外科医生夫妻,现在不知他们又在何方? 他们走的时候是悲伤还是释然只有他们自知了。原本他们是那么幽默可爱的一对小夫妻,就因为那次误诊,全院召开大会批评并处分。从此,过去我常在急诊值班时看到的笑顔和诙谐语音没有了,他们低头不想见人了,他们默默无语了。那种苦涩,只要是亲历者太明白不过了。

记得在急诊值班的日子,常常被急诊室外响彻的家属的哭泣声和哀号声所惊动,那是哀伤和悲恸的,曾让当初作为医生的我情不自禁地留下难过的泪水,真想把病人救活! 救好!

其实作为医生谁都想竭尽全力医治患者,然而患者病情不同、基因不同、变化不同,偶会同一种治疗方法产有不同结果。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大多都生在医院,死在医院,医院成了生命的起点站和终点站,医生似乎就成了救世主。但医生是人,不是神。见到不少身边的医生身患这病那病以至于风华之年就在岗位上上一病不起的结局,不少医生诚信诚恳起来,宁可转业卖药,也不愿再从事临床工作。

在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正边写边喝着茶,望着眼前热气在杯口如烟的升腾,腾云驾雾般,把我带到那过往岁月中:几十几百号门诊患者正焦急排着长队,医生根本没有喝茶水的工夫,哪怕有,也是片刻中的片刻,喝的是发凉的水。曾经一位外国友人医生见状不无叹息,他在外国能看十几号患者已是超乎寻常,何况这一个个急着赶着,哪有时间和机会与患者或家属闲谈、交流。

午饭时分,家里的那位算是老教授医生了,到病房看昨日手术后的患者尚未回家,桌上的饭凉了,看着窗外寒寒的、干干的脱下的树叶,有一股愁怅。那病人怎样了,会有变化吗? 焦心与担心随之而来。门铃终于响了,看着这几年白发脱发增添不少的缓缓走近的他,凝重眼神仿佛还在那位病人身上。当我说要把冷菜再热一下的时候,他似乎才刚清醒,“哦,肚子饿死了,快吃吧。”突然他的手机响了,当听到病人情况很好时,他扒下了一大口饭,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随之落地,“吃菜吧,身体要紧。”也许这话说过不知多少回,也许还起些作用,也许只是徒劳,因为一个担当着重责的手术医生的压力早已耗尽这微薄一菜,一担当了重责。

医生们,保重! 为患者,为家人,为自己,为国家!

去一个好馆子吃饭,正餐开始之前,一边欣然等待着美食的开胃,一边随手尝几筷子馆子奉送的开胃小菜,一边跟小同桌的小满足却留着长长一段期待的零星时光,其实是能够从某一顿饭里得到最鲜活而丰满的快乐,胜过甜软的饱足。

一顿顿美的晚餐,以及一个动人的饭馆,是从开头好起,且能好在无数细节的,奉送的几碟开胃菜自然不能含糊,那基本上就是这顿饭乃至这家馆子品质的提示,差不多像一个人从睡梦中睁眼时的最初的心情,是最经不起忧愁郁闷的。寡淡的萝卜条、僵软的花生米之类,最初的败坏能够长期驱直入到怎样的程度,恐怕超过未经历时的想象,也不知要多少正餐的优异才能弥补。而美好的开胃小菜留下的欢喜记忆,都是那么深刻而持久的。很久以后说起某馆

子或某一餐,首先想起的竟会是那一小碟一小碟的玩意儿,本帮馆子的苔条花生、川菜馆的泡菜、意式餐馆那一小撮晶莹剔透的各色橄榄…… 如此零星的滋味,是多么要紧啊! 如同洋葱令人饱含热泪后开怀一笑的魅力,如同茶水清淡苦涩后回甘之味的幽喜,其中的细腻复杂,总是历之难忘。比起荤素菜式,厨房里仿佛更离不开的,是种种零星小料:小葱是江南的,大葱是北方的,咖喱是南洋的,芥末是东瀛的,胡椒和孜然是西域的,还有罗勒叶、香子兰、茼蒿、肉桂这些略显妖异的异域之香,细香绵绵,汇成幽长的温香和甘美。 凡人的日子里,有多少大是大非大喜大悲需要定夺或承受? 有多少小小滋味,才是悠长岁月最生动繁多的表情,一天一天,常就像王国维写的句子:“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

所谓换手打乒乓球,是指弃用平时习惯打球之手,改用另一只手打球。打球群体中大多右手握拍,换手,即用左手。如遇真正的“左撇子”,则当换成右手。

笔者常去社区活动室打球。有一回与一位老球友比试数局后,他叫板道:“我俩再用左手比几盘,如何?”哈,这可是一个新鲜的主意。我们擦去额头上的汗,换成左手,又开战起来。不过,换手之后,刚才的激烈气氛已全然消失,打球变得“客气”许多。自我感觉是,明明可以抽杀的球,打过去软绵无力;分明可以推一个角度,



哦,巴巴爸爸

(▲马妞●牛博士)

戴逸如 文并图

▲奇怪耶,你又不认识德鲁斯,居然伤感,弄得像真的一样! ●是,我不认识德鲁斯·泰勒,但我认识他的巴巴爸爸一家呀。你不是比我熟悉吗? ▲那倒是真的,粉红的巴巴爸爸、黑美人巴巴妈妈,他们的孩子巴巴祖、巴巴拉拉……红、橙、黄、绿、黑、蓝、紫,七个肤色不同、个性不同的小宝贝,超萌、超可爱的棉花糖一家子呀! 嘎嘎嘎!

●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晚年说过:“我死了,三毛也死了。”如今,德鲁斯去世了,德鲁斯以他的智慧和灵感创造出的巴巴爸爸的故事也到此终结了,再也不会再有巴巴爸爸一家子多姿多彩的新鲜故事面世了,你难道真没有一点儿难过、一点儿遗憾?

▲人有生老病死,艺术形象当然也有生有灭呀,这不是太正常了吗? 别,千万别跟我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我倒是想说:如果讲“生命诚可贵”,那么,艺术形象就属于珍稀,就更可贵了。你想想,地球上每天有多少人唏嘘哗喇降生? 而鲜活的艺术形象则要等多少年才能成活一个? 这一想,我心疼了。

今宵打谜

戴英葵

念你望你你不来 (四字时间用语)

昨日谜面:无须各个击破(救生工具)

谜底:安全锤(注:安,作疑问副词“哪里”解;锤,作动词“击”解)

近日读到一篇博文,作者回忆抗美援朝时作为战地记者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拍照,受到他的拒绝和严厉批评。鄙人也喜欢新闻摄影,曾为各类人物拍过照,品尝过快门的各种滋味,因此对这位前辈的文字颇感兴趣。作者写到,彭德怀曾批评过长篇《保卫延安》作者突出了自己;曾写信给毛主席,建议将“唯我彭大将军”诗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由此想见,彭老总谦逊、谨慎的秉性是一以贯之的,是他崇高思想境界的一部分。那位摄影前辈回忆拍照碰钉子往事之时,至今还对彭老总肃然起敬呢。

但日常生活中,我却常看到,有一种谦虚低调,其实并非发自内心,而属于故作。比如,有的同志平时作风不务实,干事不扎实,对个人的出镜、排名、政绩评价等等非常在乎,有时候在某些公众场合,却会“拒绝”摄影、摄

像,甚至颐指气使地对拍摄者发话。鄙人有个扛摄像机的朋友,就曾在某个会场里遭遇过如此待遇,气得不行,而哥们还算有种,默不作声,绕一圈又回到原地,理直气壮地坚持工作。鄙人觉得,我们应该在心里为他的执着鼓掌。 不管台上台下、镜头里外,人与人原本就是平等的,尊重必须是相互的。好在镜头发难毕竟只是别人的偶尔为之,可能是事出有因吧,比如心情不悦、感觉受扰等等。多年实践中,我的感受是,绝大多数拍摄对象,尤其是各级领导和干部,对采访者和工作人员是尊重、友好的,且有着良好的新闻和镜头前意识,会彬彬有礼、善解人意地自觉配合,和蔼的神态,优雅的风度,往往令人如沐春风,留下美好的记忆。 在城区媒体工作时,我第一次拍摄市领导,是1995年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到城乡结合部视察一个

下午去练习左手打球。此种“革新”打法,大约已有一年多时间了,我俩左手打球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换手打球,有两大好处:一是四肢和大脑可得到全面锻炼。平时用惯了右手做事,有意愿换左手操作,可以锻炼另一半大脑,全面提高身体健康水平。二是增强球赛观赏性。反手打球,在别扭的打法下,会增加偶然性,更不时出点“洋相”。如对方来球高,扣杀时手势不对或步子不到位,造

换手打乒乓

陈日旭

成“打空”的“假动作”,众人哈哈一笑,乐在其中。 在下半年逾七旬,平日又专注于文和棋,一天有好几小时端坐于电脑前,打乒乓球,活动肢体,以求脑体结合,全面发展。“开发”出“新项目”后,锻炼进入新的领域,劲头更足啦。不瞒你说,我暗中还在研究一种左右手各握一块拍子,两手轮流打一拍的崭新打法。《红岩》里有传奇人物“双枪老太婆”,我若练就此绝技,不也是“双拍老头子”的英姿写照么?

我注意到麦老,是在欧罗巴之旅的第一站:英国伦敦。那天下午,我们参观完白金汉宫,快上车时,我看见一个戴鸭舌帽的老人,坐在路边喘着气站不起来。旅友告诉我老人也是我们团的,第一天倒时差不适应,身体有些不舒服。据说次日他将取消剑桥观光,留在酒店里休息。

那天结束所有观光活动回到酒店时,我就特别留意了麦老。他走路颤颤巍巍的,挽着他手的是他的爱人,一位也已经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次日清晨7点,我们坐上大巴前往剑桥。我吃惊地发现,车厢里出现了麦老的身影。他换了顶白色的棒球帽,草绿色的T恤衬得脸色很白净。导游在大巴上介绍当地的景观,麦老拿出个小笔记本刷刷刷记录得密密麻麻。

到了剑桥,我主动问麦老:“身体好点没?”麦老笑呵呵说:“昨晚睡得还好,早上起来精神不错,所以我就来剑桥了。”

麦老喜欢拍照片,不是他拍,而是喜欢被别人拍。同行的还有一位半百的老人,据说是麦老的学生,全程跟拍。麦老和每一座宏伟的建筑合影不厌其烦。

来到瑞士,团里安排去铁力士雪峰。铁力士是瑞士中部最高的雪山,海拔3238米,以终年不融的冰川和冰川裂缝闻名世界。登山的旅游需要乘两段缆车,以终年不融的冰川和冰川裂缝闻名世界。登山的旅游需要乘两段缆车,以终年不融的冰川和冰川裂缝闻名世界。登山的旅游需要乘两段缆车,以终年不融的冰川和冰川裂缝闻名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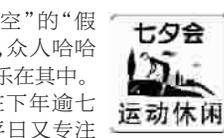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像,甚至颐指气使地对拍摄者发话。鄙人有个扛摄像机的朋友,就曾在某个会场里遭遇过如此待遇,气得不行,而哥们还算有种,默不作声,绕一圈又回到原地,理直气壮地坚持工作。鄙人觉得,我们应该在心里为他的执着鼓掌。 不管台上台下、镜头里外,人与人原本就是平等的,尊重必须是相互的。好在镜头发难毕竟只是别人的偶尔为之,可能是事出有因吧,比如心情不悦、感觉受扰等等。多年实践中,我的感受是,绝大多数拍摄对象,尤其是各级领导和干部,对采访者和工作人员是尊重、友好的,且有着良好的新闻和镜头前意识,会彬彬有礼、善解人意地自觉配合,和蔼的神态,优雅的风度,往往令人如沐春风,留下美好的记忆。 在城区媒体工作时,我第一次拍摄市领导,是1995年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到城乡结合部视察一个

镜头里外

甘建华

成“打空”的“假动作”,众人哈哈一笑,乐在其中。 在下半年逾七旬,平日又专注于文和棋,一天有好几小时端坐于电脑前,打乒乓球,活动肢体,以求脑体结合,全面发展。“开发”出“新项目”后,锻炼进入新的领域,劲头更足啦。不瞒你说,我暗中还在研究一种左右手各握一块拍子,两手轮流打一拍的崭新打法。《红岩》里有传奇人物“双枪老太婆”,我若练就此绝技,不也是“双拍老头子”的英姿写照么?



成“打空”的“假动作”,众人哈哈一笑,乐在其中。 在下半年逾七旬,平日又专注于文和棋,一天有好几小时端坐于电脑前,打乒乓球,活动肢体,以求脑体结合,全面发展。“开发”出“新项目”后,锻炼进入新的领域,劲头更足啦。不瞒你说,我暗中还在研究一种左右手各握一块拍子,两手轮流打一拍的崭新打法。《红岩》里有传奇人物“双枪老太婆”,我若练就此绝技,不也是“双拍老头子”的英姿写照么?

人群中登上了山顶。从山顶去到雪峰最美景观处,需要通过一条长长的天堑吊桥。吊桥悬在空中,走在上面微微摇晃,说不吓人是假的。但正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走过吊桥之后,一片白雪皑皑的山脉奇观出现在眼前。朔风冷冽,可是欢快的心奔腾着,我的双颊红得似苹果。在我身边不远处,一顶火红色绒线帽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显得格外醒目。我走过去,啊,原来是麦老,原来是换了羽绒衫戴了绒线帽的麦老!他居然也登上了雪峰之巅,这意味着他也走过了摇晃的吊桥,他站在海拔3238的山峰咧咧嘴拍照,像个征服了世界的孩子一样。

我走近麦老,由衷地赞扬他如此厉害! 麦老打着冷战哆哆嗦嗦说:“我今年已经80岁了。这次旅游将是我这辈子的最后一次长途旅游。我登上瑞士雪峰可是我一辈子的理想,如果来到山脚却不登上来,那就等于没来啊! 那我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登上雪峰了!”

麦老的一席话听得我心潮澎湃,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已经80岁了。望着带了3只28英寸的大行李箱只为每天更替行头的麦老,我想,等我到了80岁,当自己预知到这将是人生最后一次长途旅游时,我能做到像麦老这么豁达和勇敢吗? 麦老头顶上的红色绒线帽,仿佛一团热烈的火,照亮了铁力士白雪皑皑的山峰。

麦老喜欢拍照片,不是他拍,而是喜欢被别人拍。同行的还有一位半百的老人,据说是麦老的学生,全程跟拍。麦老和每一座宏伟的建筑合影不厌其烦。

来到瑞士,团里安排去铁力士雪峰。铁力士是瑞士中部最高的雪山,海拔3238米,以终年不融的冰川和冰川裂缝闻名世界。登山的旅游需要乘两段缆车,以终年不融的冰川和冰川裂缝闻名世界。登山的旅游需要乘两段缆车,以终年不融的冰川和冰川裂缝闻名世界。

像,甚至颐指气使地对拍摄者发话。鄙人有个扛摄像机的朋友,就曾在某个会场里遭遇过如此待遇,气得不行,而哥们还算有种,默不作声,绕一圈又回到原地,理直气壮地坚持工作。鄙人觉得,我们应该在心里为他的执着鼓掌。 不管台上台下、镜头里外,人与人原本就是平等的,尊重必须是相互的。好在镜头发难毕竟只是别人的偶尔为之,可能是事出有因吧,比如心情不悦、感觉受扰等等。多年实践中,我的感受是,绝大多数拍摄对象,尤其是各级领导和干部,对采访者和工作人员是尊重、友好的,且有着良好的新闻和镜头前意识,会彬彬有礼、善解人意地自觉配合,和蔼的神态,优雅的风度,往往令人如沐春风,留下美好的记忆。 在城区媒体工作时,我第一次拍摄市领导,是1995年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到城乡结合部视察一个

关心国际科学大事的人一定都记得:2005年是国际物理年,2009年是国际天文年。此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早已宣布:2015年为光和光基技术国际年。

为何定2015年为国际光年?因今年恰值光学史上一系列重要成就的周年纪念:一千年前的1015年,伊本·海赛姆发表震惊世光学著作;1815年菲涅尔提出光波理论;1865年马克斯韦尔提出光电磁传播理论;1905年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1915年通过广义相对论将光列为宇宙学的内在要素;1965年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宇宙微波背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同是这一年,英籍港人高锟(诺奖获得者)在光传输于纤维的光通信方面取得了成就。为了纪念千年以来人类在光和应用技术领域的重大发现,为了提高公众对光应用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以及全球社会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认识,为了推进光的应用在能源、教育、农业和健康方面的发展,联合国定今年为国际光年。

2015国际光年共有4个大的主题:光的科学、光的技术、自然之光、光与文化。光使我们能进行通信、娱乐和探索,并了解我们栖息的世界和宇宙;通过提高光效技术,可以限制能源浪费并减少光污染;光与艺术和文化关系密切,加强光学技术的作用可保护文化遗产。

养猪场。当时刚刚接触新闻摄影,经验不多,担心拍不好。但拍摄时却感到从容操作的余地很大,孟建柱同志温文尔雅,行动不疾不徐,与陪同、介绍的基层干部边走边看边交谈,还不时地用手比划着,与特定的环境构成一系列自然而饱满的画面。最近,有朋友写回忆录,还对这些照片产生了兴趣。此外,我有机会还拍摄过不少新闻或资料照片,有趣的是,总体感觉是领导越大越好拍。2008年温家宝总理走访虹桥临空经济园区内联合利华中总部时,与公司员工亲切握手合影,毫无架子,出现了许多好镜头,最后还与在一旁拍照的我也握了握手。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在华阳路街道办事处文化中心大门口,与闻讯而来的居民群众相聚甚欢,不断地致意、握手,欢声笑语一片,生动体现了领导人与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这一幕被喜出望外的摄影摄像记者们幸运而从容地记录下来。

新闻、纪实摄影录像的从业人员,一般较为关心拍摄对象上镜的“表现”及风格,最怕的是对方毫无镜头前意识,甚至王顾左右东张西望行踪不定一刻不停,让你劳而无功干着急。这样的窘境我也曾碰到过。还有就是安保人员不断打招呼甚至阻止你,你得忍辱负重。 鄙人以为,在这种场合,各方出于工作应当相互体谅。拍摄者要技术娴熟,准备充分,拍好就撤,自觉减少对场面的干扰时间,更不能为了独占新闻或画面,占位不走,拍了又拍,故意挤兑干扰同行。而活动组织方和现场工作人员,亦应该给拍摄者以尊重和一定的空间。

镜头聚焦他人也透视着主人的素质,摄人和被摄者都是有一些道道须讲究和遵守的。

镜头聚焦他人也透视着主人的素质,摄人和被摄者都是有一些道道须讲究和遵守的。

镜头聚焦他人也透视着主人的素质,摄人和被摄者都是有一些道道须讲究和遵守的。

镜头聚焦他人也透视着主人的素质,摄人和被摄者都是有一些道道须讲究和遵守的。

